

食物與愛情

葉輝書寫能看又能吃

茱莉亞·查爾德 (Julia Child) 40歲才遇見她的夫婿，那時還是名處女。依然那麼風趣、幽默，常常拿自己的糗事開玩笑。婚後從美國移居到法國，五大三粗的擠進一屋子禿頂小個子男人中，和他們比試廚房基本功。多年後，在美國的電視台以「法國廚師」一舉成名。

這是電影《隔代廚神》(Julie & Julia) 根據真實故事呈現的人物經歷。這部立志片說明了很多東西，其一是專注地做好一件事可達至藝術的境界，其二，無論是烹調還是品鑒，對生活充滿的愛意，會引起觀者的心靈共振。

本地著名作家、詩人葉輝剛出版新散文集《食物與愛情的詠嘆調》，以書信體的方式，娓娓向一位代號O的女子道來私藏廚藝。作者的愛不僅限於男女情愛，而是透過對食材的追本溯源，溫柔的反抗全球化經濟。「誰控制了我們的食物，誰就控制了我們的愛情、我們的呼吸乃至我們的思想。」

老男人談食色，肯定不會那麼簡單，那些都是在香港商業環境下堅持創作的隱喻。

文、攝：梁小島

1952年出生的葉輝，身材壯實，一頭刺啦啦的黑色濃密小寸髮，穿橫條Polo衫，斜挎單肩書包，身上的休閒勁兒不太像是一個長期伏案工作的人。這次他的新書封面頗有文藝青年的清新感，上周的新書座談會，和他的好友劉健威、也斯的飲食書籍並放在一起，劉健威的市井味最重，而也斯的是一貫的克制和肅靜。劉健威還帶來了一支紅酒，也是三人中紅臉最快的。

不是食譜的食譜

葉輝是真會下廚的人。新書的第一部分，他以文字展示了自己的拿手絕活：馬友魚兩吃、木瓜烤雞、綠豆田雞、茶香牛肉……配料、火候、先後秩序和色彩和口感配搭，讓人讀着讀着忍不住要照單一試。「除了我提到的法國料理做不來，其他都是做過的。」葉輝笑呵呵地說。他和廚房有家庭淵源。他的父親、伯父和叔父都是廚師出身，後來3個堂兄也做了廚師。他是家中大哥，12歲便要幫大人在廚房幹雜務、煮全家的飯，「我看着老六、老七出生，筷子一雙一雙地添。」那時做飯是責任，懂得欣賞其中的趣味是弟妹長大後的事情，「中學的時候去做暑期工，雖然輪不到自己掌廚，但通過觀察師傅的動作、打下手，了解了不同的肉類、菜、瓜等對火的反應。」

不過你要以讀食譜的方式去讀他的文字，一定會失望，「我並不想真的示範一道菜如何做，市面上談飲食的書太多了，我想盡量多放一些信息進去。」

「台灣有一個寫食評的作家朋友焦桐，他也很會煮菜。有一次和他一起吃飯，菜端上來，他就先一張一張的影相，菜都放涼了。我覺得做這樣的食評家真慘，於是自己折磨自己嘛，就算是沙拉的新鮮都是短暫的。」也斯會評不會煮，「有時我會煮給他試。」

他最喜歡的美國當代黑色小說家馮·凡內果有部早期作品叫《槍手狄克》(Deadye Dick)，在每一章節的開頭或中部，作者總會插入一段食譜文字。那食譜是杜撰出來的，其用料的異域和做法的古怪，是味蕾的無限想像。與豐富、熱烈的煮食相比，那是關於一個家庭崩離析的悲傷故事。葉輝記得這個故事，但他說，寫自己這本書的時候，是受到另一位名家的啟發。

「蕭伯納曾經說過，人世之愛，若論摯誠，莫如食物之愛。吃飯這麼簡單的事情，這個過程包含了互相體貼和關愛，兩人一起吃飯，是最私人的時刻。」他在茶餐廳見過情侶吵架，兩人明明同坐一張枱，卻都背過身去，潑給對方一身刺骨寒意，「誰都不願意主動，去拍



■葉輝說，詩和文化評論，才是他的主業。



拍對方的肩膀，請求和好，那為甚麼還要同枱而坐？」談一場好的戀愛，在葉輝眼裡，是一件和做一頓好飯般值得在一生中去做的的事情。

「高瓊先生獲得諾貝爾獎的時候，他對別人說自己甚麼都不記得了，風輕雲淡，後來電視台去他家採訪他，他在廚房和太太籌備晚飯，他只記得太太對他的好。這是食物的記憶對他的幫助，別的甚麼都不重要。」

一生做好一件事

葉輝迷上寫詩的那一天，也決定他與詩的一生情緣。「10幾20年前，沒有人會知道光纖是甚麼，寫詩也是一樣，都是社會的冷門，但一生裡至少做好一件事，是很難得也是很了不起的，因為生活越來越難，相愛也越來越難。」這也是葉輝在書中一再提及的觀點。他用書信體傳達對一個代號為「O」的女子的悉心關照和體貼，「O如碗如碟，如聚餐之圓桌，如月滿之團圓。」他寫道。

90年代初，葉輝全家移民去波士頓，後來為了讓家人生活更好，他隻身一人回來香港工作，隔著大洋，書信是他傳遞相思與關切的載體。波士頓的大學城令他難忘，一家接一家的公共圖書館和書店，令他知而忘返。用書信作發表的形式，重溫離別的煎熬也讓他更懷舊。

葉輝偶然的重返廚房，多是興之所至。不愛從冰箱中涼草的亂翻，他喜歡在街市中買菜的過程，講求的是一個「新鮮」。「我問過很多朋友他們吃過的最好的一餐是在哪裡，答案都不是在某某酒樓或異域小館，而是記

憶中媽媽做的家常菜。」他記得兒時住在山村家家戶戶製作的各種醃製食品，梅菜的甜、榨菜的辣、冬菜的鹹，不僅是一種生活智慧，更是一種閒適的自由。所以他更想知道「書店裡琳琅滿目的懷舊食經究竟是印給誰看的？城市人愛看烹調的圖像就沒法做出一頓祖母時代的晚飯，這到底意味著甚麼？」這是葉輝在讀書和寫作中的轉折之處，他從來不會止於感性的懷舊和述說，他感懷的是更宏觀其實又是更基本的生存問題：食物的供應鏈、糧食危機、貧富差異，按他的話說，「誰控制了我們的食物，誰就控制了我們的愛情、我們的呼吸乃至我們的思想。」

之前有台灣的作家說香港的飲食書寫「能吃不能看」，看來需要改正了。



■葉輝(左)希望本地飲食書寫更多樣化。

陳根 與竹結緣70年

「寧可食無肉，不可居無竹。無肉令人瘦，無竹令人俗。」宋代文學家蘇軾的《於潛僧綠筠軒》，充分體現其愛竹之情。在當今的嶺南廣州，也有一位愛竹如命的藝術家，一輩子與竹相伴，以竹作畫、「寫」書法，他就是被稱為「竹癡」的中國竹工藝大師陳根。在採訪中，記者問陳根，大大小小一共雕刻了多少件作品？他說記不清了。在一旁的兒子提醒說，每件作品都有編號。我看着他隨手拿起的一件，編號是5235，即便以這個數字來計算，70年間他每年創作近80件作品，平均每四至五天便產出一件。

密集勞動的竹刻

由12歲開始踏入竹刻的門檻起至今，5,000多件作品，凝聚了陳根逾70年對竹子的癡迷。環視他的居所，牆壁、几案、櫃子都是竹刻作品，目光可見的角落都能看見，大至由二十多塊長逾一米的竹子排列而成的「百龍旭日」和「百鳳朝陽」、由26塊竹子組成的仿元何澄筆意圖的「陶潛歸莊圖」，小至几案上的筆筒、練習書法用的臂擱，無不可見「竹影」。「竹癡」、「竹奴」之稱確非浪得虛名。

陳根的竹刻作品中，有筆法雄渾的中國書法、裙裾飄逸的古代仕女、意境清幽的中國山水，還有栩栩如生的雛鷹、鬚髮髯髯的人物等，山水清秀俊逸、人物神形兼備。數十年的藝術探索中，他對竹刻的構圖、技法及材質的認識，表面肌理的處理，形成了一套獨特的見解，並創出陳氏刀法28式，把傳統的竹刻藝術推向了一個新高度。以浮雕刻畫的雛鷹羽毛和戲劇人物的長鬚，充滿動感，彷彿以手可觸及其彈性。

說到他對竹刻的癡迷，他老伴說可謂「廢寢忘食」，退休前除了上班就是竹子，「每天天光是吃飯都要叫一個多小時」；每天做到晚上一兩點，「那個時間才是創作高峰期」。

不過，這位目前廣東唯一的中國竹工藝大師，講到這門民間藝術的現狀時，卻表現出無奈與嘆息。「竹刻這門藝術，現在可說是『後繼無人、瀕臨失傳』。」成名非一朝一夕，而欣賞的人多是窮秀才。呢行屬於密集勞動，又搵唔到食，現在誰人還願意從事？」八十多歲的老人感慨地說。

「竹刻不同書畫和寫書法，畫畫寫字找張紙就在上面寫作就可以了，但竹刻的原材料，外面沒得賣，要自己去找，還要加工。」他說。



■陳根竹刻作品之包公及雛鷹。陸秀霞攝



據陳根介紹，在竹刻選材料要先經過選竹和多個處理程序：首先要揀竹。陳根年輕時經常帶同兩個兒子，騎自行車到竹市場揀選合適的竹子，並不時親自遠赴到南昆山「相竹」；挑選到合適的竹子後，還要作防蟲、脫水、刮青、定型、拋光等處理，而這段時間需時數月到一年，「這樣做是為了使竹子不容易變壞和變形」。經過上述程序之後，才根據處理好的竹件的紋理材質，決定雕刻的圖畫、文字等內容。如果是刻書法和畫作，則



■陳根竹刻作品。此為慶香港回歸所作：「還看今朝」。陸秀霞攝

憂心工藝失傳

現在內地旅遊多，不少人有錢了便熱衷藝術，掀起一股收藏熱，書畫、古董擺件、玉石甚至茅台酒和葡萄酒，無不成為熱炒的對象，那麼竹刻的價值呢？「呢樣唔得嘅，了解的人不多」。而且很多人對竹工藝的印象都以為是以造型為主的竹雕，竹刻仍是少人做，可說是養在深山人未識。全國的11位竹工藝大師中，從事竹刻的，「除了我，沒有第二個了。」他說。

「我對兩個兒子說，要從事這行可以，但不是現在，而是退休後做。」為甚麼？「搞藝術不沉迷就做不到，做竹刻，要沉迷才有成就。但現在的社會，也無咁條件可以(把竹刻)做主業，現在要有事業，要養家，退休後就可以全心全意去做了。」

在市場導向的今天，需花大量時間和精力的竹刻確實難以普及；而機械化的普及，令竹雕、木刻、刺繡等傳統手工藝不需再依賴人手；加上忙碌的現代人越來越崇尚快餐文化，外行人眼內手刻和機刻或許分別不大。而且，從事竹刻，除了要有書畫的功底外，還要會雕刻，

並且要自己選材料，要時間浸淫，工藝繁複，難怪他感慨這門藝術面臨後繼無人呢。

雖然陳根說自己的作品「賣唔到好價錢」，但實際上，他的造詣在行內備受推崇，數十年的實踐中創造出「陳氏二十八式刀法」，其竹刻作品曾先後在澳大利亞、香港、北京、廣州、珠海、柳州等多個地方舉辦了20多次個人竹刻藝術展覽和特約專輯展覽。他創作的《竹林七賢》、《八仙過海》等竹刻藝術品被廣州市政府作為珍貴禮品流傳到美國、日本、加拿大、泰國、比利時、新加坡和港澳等國家和地區的一些政要手上。

由於身體精力不如前，陳根近年對竹刻、書法和國畫已少沾手。但講到竹刻，他依然非常醉心癡迷，「每一件作品都不會相同，每一件都有生命力」。確實，仔細看其作品，刀法上或浮雕、或陰雕、或陽雕，不同的素材有不同的技巧，件件是心血，機械化的生產哪裡可比？

但他並不願看到這門藝術失傳。「竹子在中國有很長的歷史和文化，竹刻是中國的瑰寶，古時的人在沒有發明紙張前，就在竹子上刻字，叫做竹簡。」十多年前，為繼承和弘揚竹刻藝術，廣州洗基東小學開辦了一個竹刻培訓班，培養了一批小竹刻家，陳根擔任「竹刻藝術終身顧問」。他說，希望他們中的部分人能夠堅持這門愛好，使這門藝術後繼有人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陸秀霞



■陳根的畫作。陸秀霞攝